

民主社会主义论

中央编译局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殷叙彝◎著

Minzhu Shehuizhuyi Lun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民主社会主义论

中央编译局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殷叙彝◎著

Minzhu Shehuizhuyi Lun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社会主义论/殷叙彝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9

ISBN 978-7-80211-278-0

I. 民...

II. 殷...

III. 社会民主主义-研究

IV. 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0913 号

民主社会主义论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邢艳琦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15798(编辑室)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50 千字

印 张 29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66509618



《民主社会主义论》自序

我是学历史的，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曾经研究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社团，与人合写过一些书，编辑过一些资料。到60年代，因工作需要转向研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史。这一工作也是集体进行的，我的主要研究范围是第二国际时期的社会党，特别是德、奥等国的社会民主党。我所在的单位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收藏的有关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外文书籍很丰富，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我们的研究课题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反对派及其思潮（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苏联共产党内的托洛茨基主义和其他反对派），这在当时的学术界还可以说是禁区，但我们却可以直接阅读第一手资料。那时我们从大量的外文著作和文件中挑选出最重要的或最有现实意义的材料编译成文选或资料集，供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同志参考。这当然也为我自己的研究工作打了很好的基础，但由于起步较晚，直到文革开始前，除了一些文选的前言外，我在这一领域没有写过什么文章。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所写的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书受到批判，吃了不少苦头。在下放干校期间虽然相信迟早会恢复工作，但暗中发誓以后决不再写什么文章，只翻译一点东西就算了。1974年我从干校回到北京，重新参加中断多年的编译工作。刚开始时思路和做法还是老一套；但是随着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我自己的思想也逐渐解放，而且感到可以在多年来钻研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写些文章了。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列著作编辑资料》第6期刊登了我的《第二国际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这是我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方面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在那以后，我陆续写了一些关于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德国社会民

主党历史等方面的论文，并且开始关心现实问题，对当代西欧社会党和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理论作了一些研究，发表了一些文章。

这本论文集选编了我从1979年到2001年写的文章共23篇，都是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的，没有严格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而是根据内容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和历史的论文；第二部分是关于伯恩斯坦及其修正主义的论文；第三部分是关于第二国际的论文；第四部分收入其他文章，包括论文、传记等。

当代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包括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是目前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正因如此，大致从上世纪80年代起，它们的理论和政策一直是我国学术界的热门研究课题。这些政党在组织和理论上都起源于第二国际时期的社会民主党，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则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主要思想来源。我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研究正是以我对第二国际和伯恩斯坦的研究为基础的，因此本书前三个部分的内容彼此有密切联系，而第四部分的文章大多数也是论述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人物和事件的。考虑到这一情况，我把这本论文集定名为《民主社会主义论》。

我利用编辑本书的机会把这些文章通读一遍。20多年来我的思想和学术观点有了一些变化，因此文章中的个别观点或论断和我现在的看法已不一样或不完全一样，但是除对个别史实错误作了纠正，对一些漏排或错排之处作了补正外，我对文章内容未作任何改动。作为历史学者，我在写作时力图根据第一手材料和可靠的第二手材料，先把事实和问题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再下论断。就这一点来说，不管我的观点是否恰当，这些文章对读者总还会是有些参考价值的。当然，这一切还得由读者来最后判断。

我是由于老友沈昌文先生的建议才着手编这本论文集的，他还建议我采用《弥壮集》为书名。另一位老朋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资深教授赵宝煦先生也热心为此题签。后来为了更加贴切地反映内容，我决定采用现在的书名。尽管如此，我在这里仍旧要对两位老朋友的热情关怀和鼓励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还要感谢中央编译局出版基金的资助。没有这一资助和各级领导的关怀，本书是不可能出版的。

张世鹏、张光明、张文成在本书编辑过程中提供多方面的具体帮助，



我也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

本书所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一律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除在书中第一次出现时注明出处版本外，以后不再重复，谨在此说明。

殷叙彝

2007年1月于北京



目 录

一

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	(3)
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	
——概念的起源和历史演变	(16)
民主社会主义和伦理社会主义	(69)
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学说	(128)
“第三条道路”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理论	(144)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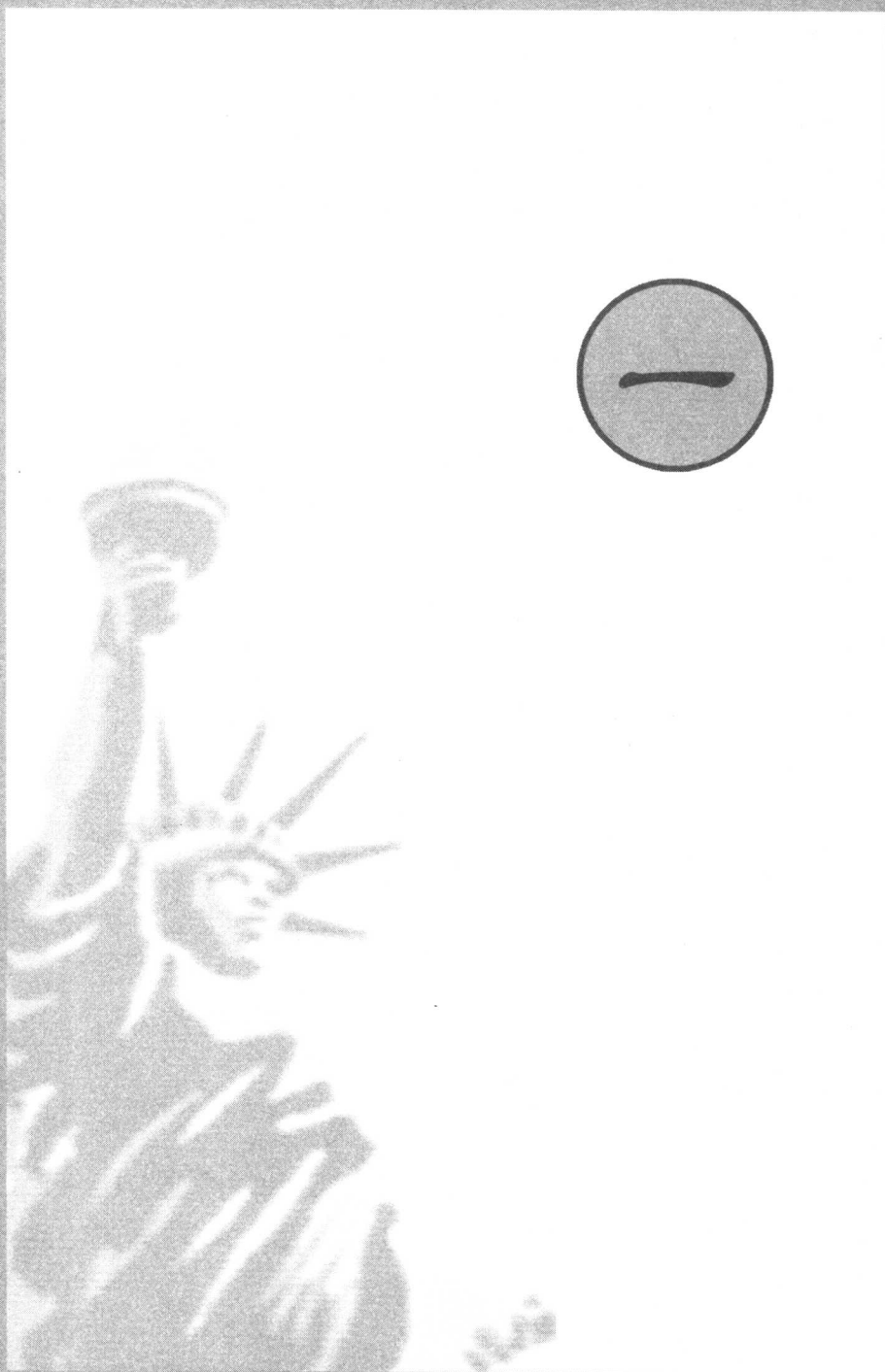
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人报》	(161)
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尝试	
——伯恩施坦在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经验问题上同马克思的对立	
.....	(189)
伯恩施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03)
西方的伯恩施坦研究述评	(231)

三

第二国际史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255)
第二国际的组织形式和机构	(269)
议会斗争与第二国际的策略	(292)

四

关于恩格斯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309)
一次大学生和文学家的骚乱	
——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	(321)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355)
一本有争议的著作	
——评卢森堡《论俄国革命》	(369)
教皇通谕《一百周年》和天主教“社会教义”	(379)
从对立到接近	
——罗马教皇与民主社会主义	(394)
卡尔·赫希伯格	
——“一个富有的社会民主党人”	(405)
卡尔·伦纳	(419)
关于两个译名的商榷	(435)
苏东剧变与社会主义的命运	
——与向文华的对话	(438)
略谈国际共运史的研究范围、学科性质和现实意义	(449)



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在本文中一般统称社会党）的思想体系的总称。这个名称是从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即“社会民主主义”演变来的，而后者的含义本身又有一个发展过程。因此，为了理解今天的民主社会主义，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上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起源和变化。

社会民主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欧洲 1848 年革命时期。那时还没有独立的工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和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参加了德国的民主派，作为它的左翼提出彻底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从而为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的策略。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曾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或社会民主党人。另一方面，在 19 世纪 40 到 70 年代，德、法等国也有一些激进民主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提出社会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或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表示要在进行民主革命的同时实行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社会改革。但是他们没有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的要求（例如把生产资料收归社会所有和消灭剥削），至多只是对工人阶级抱有模糊的同情。马克思、恩格斯曾揭露他们企图用笼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空话来掩盖自己的特殊利益，欺骗工人。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有一段时间不愿用社会民主主义这样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自己的观点，而是通常自称为共产主义者。

19 世纪 60 年代，德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发展起来后，袭用

了社会民主主义一词。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在1869年创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在纲领中宣布，社会问题的解决受到政治问题的制约，而且只有在民主国家内才能实现。在这一时期，最初社会民主主义概念的含义实质仍旧比较模糊，但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社会民主主义逐渐具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实际上被当成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使用，同时表明争取民主也是工人政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因此欧洲各国陆续成立的、后来联合组成第二国际的工人政党，大部分命名为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工人党，并且常常使用“国际社会民主党”作为各党的通称。恩格斯认为，在当时条件下社会主义政党使用这一名称是可以的，但是这些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和消灭国家，而国家一旦消亡，也就无所谓民主，因此社会民主主义这一名称还是不确切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多数国家的社会党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使第二国际陷于瓦解。列宁和他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力图团结各国党的左派成立新的国际。1917年4月，列宁认为，由于大多数社会民主党背叛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当抛弃这一旧名称而改称共产党，并且援引和发挥恩格斯的上述观点作为论据。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1920年它的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条件规定，凡愿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必须更改党名，称为共产党，并修改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大会文件还指出：必须使每一个劳动者都清楚了解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区别。从此以后，在共产国际及其各党的文献中，社会民主主义成了对原属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右派和中派和由它们组成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理论和政策的贬称，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同义语，后来在“左倾”路线影响下甚至进一步被贬低，与“社会法西斯主义”一词并列使用。社会民主党方面也把自己的思想体系概括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来同布尔什维克主义（或共产主义）对抗，例如卡尔·考茨基写过《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奥托·鲍威尔写过《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布尔什维主义》，这一概念的基本内容是：主张用和平的、渐进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反对暴力革命；提倡抽象民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方面有时也使用“民主社会主义”一词来称呼自己的思想体系，借此突出自己是主张“民主的，”攻击共产党是“反民主的”、“专

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不同程度地进行了合作，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也有所缓和。大战后部分社会党领袖甚至主张共产党和社会党共同建立国际组织，但是由于东西方关系的紧张化和冷战爆发、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建立、大多数西欧社会民主党领袖坚持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等原因，国际工人运动的分裂状态未能克服。1951年6月在联邦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重建社会党国际的代表会议通过以《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为题的原则宣言（通称《法兰克福宣言》），阐述了民主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主张，并且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党进行了激烈攻击。在这以后，在当代国际工人运动的文献里，社会民主主义一词逐渐被民主社会主义一词代替。^①二者在原则上是基本一致的，但由于时代不同，“民主社会主义”在某些内容上发展了“社会民主主义”。

由此可见，在十月革命以后，无论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都带有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色彩，带有工人运动分裂的烙印。社会主义和民主本来是不可分开的，社会党国际在《法兰克福宣言》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最高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只能通过民主来实现，而民主只能通过社会主义来完成”等等，如果从字面上说也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双方都能接受的基本原则，但放在上述背景上来看就有另外的政治内容了。因此苏联学者尼基丁在批判民主社会主义时特地指出，“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的或不民主的社会主义，因为在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中就包括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主。”^②另一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维利·勃兰特也说：“如果不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政敌在论战中一再造成概念混乱，社会民主党信奉民主社会主义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事。是不需要解

① 在有些场合仍使用“社会民主主义”，但往往有特定含义。例如欧洲共产主义各党也称自己的主张为“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同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仍把后者的主张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又如，同样属于社会党国际但某些主张比较激进的法国社会党，在采取接近中、北欧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时就被人说成是“社会民主主义化”。

② 《“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改良观念的政治危机》，苏联《科学共产主义》杂志1980年第5期。



释的。”^① 近几年来，各国社会民主党同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开始改善，但意识形态的分歧并没有因此消失。我们现在介绍或评论民主社会主义，都必须以这一情况为基本背景。

二

在研究民主社会主义时必须牢牢抓住它的多元性这一特点，而这种多元性又表现在各个方面、各个层次。首先，它在世界观方面是多元的。《法兰克福宣言》指出：“无论社会主义者的信仰是从马克思主义或其他理论为基础的社会分析的结果中，还是从宗教或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中推导出来的，反正都一样，大家都努力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一种实现社会公正、高度福利、自由与世界和平的社会制度。”^② 德国社会民主党 1959 年《哥德斯堡纲领》也说：“民主社会主义植根于西欧的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它不想宣布什么最终真理”，“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党，它是由来自不同信仰和思想流派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他们的一致性建立在共同道德的基本价值和相同的政治目标基础之上。”^③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也是多元的。远的不谈，它可以说是直接从第二国际时期和两次大战之间众多的社会民主党理论家那里吸取养分的，而这些理论家又各有特色，因此我们很难说谁的思想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来源。例如，伯恩斯坦主义对民主社会主义的重大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但德、法、奥等国的考茨基、饶勒斯、鲍威尔、希法亭和英国费边主义的影响也决不能忽视，还有不少社会党人认为葛兰西和卢森堡的思想也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来源。正因如此，虽然前几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有些理论家想全面恢复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名誉，并使它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获得领导地位，却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

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被转化为各国社会党的政策，这些具体政策就更是各有特色了。这些党本身也由于国情不同，党的历史和传统不同

① 《社会主义词典》，工会出版社 1986 年科隆德文版第 120 页。

② 狄特·多沃和库特·克劳茨巴赫主编：《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文件汇编》，狄茨出版社 1984 年波恩德文第 2 版第 300 页。

③ 同上书，第 364 页。

等等原因，在组织结构、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表述、党与工会的关系、与共产党的关系等方面表现出多元性。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法国社会党有许多差别，英国工党更是具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和组织形式。在国内外论述民主社会主义的著作中，常常把欧洲社会党划分为南欧型和北欧型两大类，这种划分固然有一定道理，但还不足以充分反映这些党彼此间的差别和共同之处，尤其不能反映它们的变化和发展，因此我认为不能把这种划分当作一种确定的分类法。

与多元性相联系的是开放性。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一个最终完成的、封闭的思想体系。它可以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吸收新的思想内容，表现为新的政策。例如，各国社会党几乎都曾接受凯恩斯经济思想并据此制定自己的政策。又如，最近十几年来生态问题、反对核武器和核战争问题在社会党的纲领和政策中日益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且已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因此，民主社会主义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我们不能奢望用一个定义或一篇概括性的阐述来全面地、准确地说明它，^①也不能拿一两个重要的社会党的理论和政策来代表它，只能以社会党国际和各国社会党的纲领性文件和有代表性的理论著作为依据，归纳出一些各党普遍或相对普遍接受的原则，从而为它大致描绘一个轮廓。

三

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或思想体系。

无论是社会党国际的原则宣言，还是各国社会党的纲领，都宣布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当然是它们所理解的那样）来改造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它们无论在执政或在野时，都为实现这一目标确实做了不少工作，尽管他们有过许多缺点和错误。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否认民主社会主义是一个社会主义流派。

欧洲社会党人并不讳言自己是改良主义者，但他们对改良主义的理解

^① 已故瑞典社会民主工党领袖奥洛夫·帕尔梅说过：“现在有71种社会主义的定义。如果我提出第72种，并不会因此更容易说明问题。‘公认的’定义是不存在的。”



和解释与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或并不完全相同。

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革命道路和改良道路的对立是一个长期存在并且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改良主义者反对暴力革命，认为通过在议会、工会、地方自治机构等领域进行改良工作，逐步扩大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就可实现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工人阶级用来争取改良的手段，几乎都是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在人民大众的支持下经过流血和不流血的斗争获得的；在资本主义发展较晚、因而资产阶级也相对软弱的国家，则主要是由工人阶级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经过斗争取得的（如一些国家的普选权）。在封建残余势力严重、官僚军事机构强大的国家，工人争取改良的斗争往往遭到暴力镇压，因而斗争本身也不可避免要带上暴力的性质，在有些国家（如俄国），暴力革命几乎是唯一出路。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愈发展，工人阶级的斗争就愈有可能通过合法手段来进行，直到具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正因如此，马克思在1872年就曾指出在英国、美国甚至荷兰这样的国家，工人有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改良主义者往往忽视为了取得这样的条件所需进行的斗争的艰巨性和反复性，而一概否定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改良上，这当然是错误的，在一定条件下还会使工人阶级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典型的例子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德、奥两国的社会民主党。它们满足于民主共和国的形式，忽视垄断资本、反动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社会上的极右反动势力和保守思想的作用，在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的情况下仍旧幻想和平过渡。在法西斯上台后，这些党遭到查禁，党的领袖和广大党员受到迫害和很大牺牲，终于使他们的幻想破灭。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过去批判改良主义并一直仅仅在贬义上使用这个词，是有道理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在任何时期，工人阶级从来没有放弃同反动势力的斗争。例如不仅是共产党人，也有广大的社会党人参加了反法西斯斗争。正是经过这些斗争，特别是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一些国家的反动国家机器受到重大打击，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普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趋于稳定，再加上经过50和6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涨，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经有所不同了。因此，那里的共产党和社

会党在可以用和平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上已基本趋向一致。当然，共产党和社会党在理论和策略上仍有重大差别。特别是各国共产党一般都强调应当彻底改造国家机器，社会党则认为通过议会制民主掌握国家机构就可以达到目的。在社会党内部，对改良和革命的看法和解释也不一致。有人认为，彻底的改良就是革命，有人强调应区分“改善（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和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强调社会党的改良主义是“革命的改良主义”。在这一方面，各党的色调也浓淡不一。例如奥地利社会党领袖布鲁诺·克赖斯基认为，“革命”作为政治范畴已完全失去意义，而法国社会党却仍然强调自己“在本质上是一个革命的党”。我认为，我们对这些说法和用词都要进行细致的分析，不能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尤其是应当按照党中央的方针，尊重各国社会党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实事求是地探讨它们的政策及其本质，但无论如何，我们已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单纯从贬义上来理解它们的改良主义了。

民主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世界观多元论，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甚至根本不承认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社会党也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是它们同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政党的一个根本区别。但是实际上，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巨大影响是无法否认的。社会党的前身大都是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尽管历史上发生过如本文第一节中所说的分裂过程，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直到大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大多数社会党仍旧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此后才逐渐表示不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党的指导思想。我们通常说它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讲的。但是从这些党的整个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它的思想来源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不是任何人可以随意抛弃的，因此《法兰克福宣言》在谈到社会党人信仰的多元性时仍旧提到“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分析”。《哥德斯堡纲领》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是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只字不提马克思主义。在纲领讨论过程中党的领导人（如当时的主席奥伦豪尔）一再表示这种提法并不意味着党已完全否认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也有人解释说，“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都包含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而且党内始终有一部分人对纲领中的提法有不同